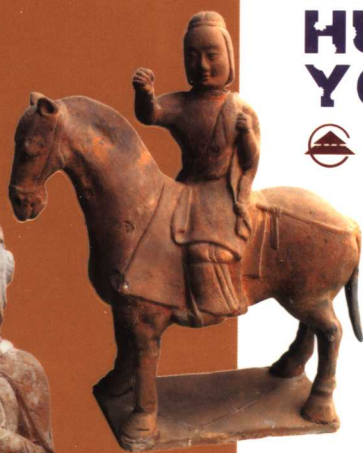


赵学锋 主编

北朝墓群 皇陵陶俑

BEICHAO MUQUN
HUANGLING TAO
YONG

 重庆出版社



K878.82/1

北朝墓群皇陵陶俑

BEICHAOMUQUNHUANGLINGTAOYONG



重庆出版社

主编：赵学锋

RBA80/H08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朝墓群皇陵陶俑 / 赵学锋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ISBN 7-5366-6656-X

I. 北... II. 赵... III. 皇帝—陵墓—陶俑—中国—北朝时代 (439~581) IV.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4590 号

北朝墓群皇陵陶俑

主 编 赵学锋

责任编辑 戴前锋

封面设计 邵大维

版式设计 戴前锋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开 本 1/16 889 × 1194

印 张 2

印 制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6656-X/K · 366

定 价 20.00 元 / 册

赵学锋

河北省磁县境内，漳河水西出太行山，逶迤东去，横流中原，成为河南、河北两省的界河。往北三十华里之隔，滏阳河也源出太行东麓的神麇山，与漳河水相向东驰。在漳河和滏阳河之间，东起古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与磁县紧邻）脚下平野，西至太行东麓山前丘垄，其间，散落着大大小小百余个墓冢，它们有的封土大如山包，高达30余米，远望去浑厚圆实，巍峨壮观，有的封土小如土堡，高可10余米，也有的封土已在早年被削如平地，但墓址痕迹仍依稀可见。这就是1992年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磁县“北朝墓群”。

“北朝墓群”是中国北朝历史上东魏、北齐时皇室贵胄的墓葬群，也称北朝皇陵，可历史上曾一度把它们误称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三国时，曹操雄据邺城，称霸几十年，在邺城西还建有“习文”书院和“讲武”城池。但曹氏为人奸诈，机谋太深，以至死后世人竟不知其葬处，终成千古之谜。所以，后人把遗留在邺城之西旷野丘垄里的一座座封土高大的墓冢，疑猜为曹操生前为防后人掘墓故意设置的“七十二座疑冢”。“疑冢”之说以误传误，竟误传了七八百年，其间还经历了文人墨士的大肆演绎和渲染。宋诗人王安石曾吟“疑冢诗”曰：“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里邱，蝼蚁往还空垅亩，麒麟埋没几春秋”。俞应符也作《咏七十二疑冢》诗云：“生前欺人绝潢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焉有余智到邱陇，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宏篇巨制《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曹操临终前留遗嘱的细节描写中，更把“七十二疑冢”涂染得家喻户晓，也更加扑朔迷离。小说中写道：“……（曹操）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处，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外，恐为后人所发掘故也’。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接着，罗贯中作《邺中歌》诗叹曹操，末句云：“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叹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此类炒作，曾弄得“疑冢”之说沸沸扬扬，一直到了民国，才算有了定论。民国《增修磁县县志》载：“疑冢，在县南境漳河之北，形如小山，累累不绝，凡七十有二，世传曹操置之以疑后人者。”范成大揽辔录云：“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诗云操冢正在古寺中，亦属附会。往岁，值风荒，民盗发冢皆有尸，一为齐王陵，一为齐献武帝第十一子高阳王浟墓，一题碑额曰，公主为齐王四妹。民国以来，

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系东魏、北齐时代王公要人。墓内有魏故使持节侍中太保特进都督雍州刺史安丰王妃冯氏墓、魏兰陵郡开国吴郡王墓、齐太祖献武皇帝第八子高澄、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云州刺史暴公等墓，则疑冢之说自破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文物考古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磁县的古墓群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1974年以来，国家先后在磁县科学发掘了北齐尧峻墓、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高润墓、北齐愍悼王妃李尼墓、北齐文宣皇帝墓等，出土墓志、陶俑及其它器物数千件，从而彻底推翻了历史上“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1992年，国务院正式将其更名为“北朝墓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朝墓群”的论定破解了一个历史千古之谜，由此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北朝历史的关注，以及对北朝墓群出土陶俑的好奇。然而，北朝与磁县“北朝墓群”相关的是东魏和北齐。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被胁迫逃往长安，丞相高欢于是拥立年仅11岁的皇氏元善见为皇帝，建立了东魏，并从洛阳迁都到邺城。第二年，北魏大将宇文泰杀害了孝武帝元修，拥立皇氏元宝炬为帝，建立了西魏，从此北魏消亡，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东魏历史极短，只存在了16年。公元550年，东魏丞相高洋（高欢次子）废除并鸩杀了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皇帝，建国北齐，仍都于邺城。北齐在北朝曾盛极一时，但由于高家王朝的腐败淫政，在延续了二十七年后，于公元577年被北周所灭。东魏、北齐历史是短暂的，这四十余年间，国家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死于战争和疾病的人难以数计，就连皇室贵族也难以幸免。而邺城之西，漳、滏两河之间的阔大旷野被皇家勘为“皇陵区”，当东魏、北齐灰飞烟灭后，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是百余座高大的墓冢，这些古墓在无边的旷野里荒栖千载，竟成了今人说道历史的话题。

然而，谈北朝墓群人们更热衷的是北朝墓群出土的陶俑。观赏过西安兵马俑的人都为先人的这一创作叹为观止，而近十几年来，北朝皇陵陶俑也被学术界和社会誉为兵马俑第二，大加赞赏。北朝皇陵出土的陶俑有数千件之多，较之西安兵马俑形体虽没那么大，没那么阔，但北朝陶俑造像的生动活泼，刻划的细致入微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北朝陶俑所涉及的生活题材，所透示的浓郁生活气息，所独具的民族风情韵味，则是西安兵马俑所没有的。可以说，北朝陶俑是一部恢宏的、蕴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极具文化艺术魅力的、极具研究价

值的俑的史观。

下面,我们不妨从北朝陶俑的烧造制作、造像塑形以及表现内涵诸方面进行研究和赏析。

(一)烧造制作

北朝陶俑制作材料均为泥。所用泥土考究,要有一定粘性,但粘性又不宜大。用前先将泥土用水浆洗,浆水灌入池内沉淀后即用此细泥为料。在塑泥俑时,用事先制作好的各种造形的模范,或一次成形,或两次成形,如人物俑的俑头和俑身多为分塑插合式。泥俑模制后进行窑烧,窑为馒头窑,窑内置火膛,膛肩为平台放置泥俑,为避免火焰直接舔拭俑身,火膛两侧垒有挡火墙。燃料可用煤,亦可用柴,温度一般在600℃左右。从出土陶俑胎色看,俑胎分青灰色和红色两种。二色的形成是在陶俑烧成出炉前,从注水孔往窑内注入适量水,令水汽蒸腾,烧炙中的俑身即变成青灰色,如不注水,俑身即为原烧成色即红色。陶俑烧成在作为陪葬品陪葬前还要经过一番粉彩装饰,一般先在俑身涂一层很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根据俑的造形用一种不易脱落的矿物质颜料对服饰、皮肤加以彩绘,以达到鲜艳动人的效果。从出土的陶俑看,因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加上墓室早年遭到盗掘破坏,达不到合理保护,尽管出土时部分陶俑还色鲜如初,但在风干后,色彩大多驳落消褪,仅残留色迹。

(二)造像塑形

北朝陶俑的造像塑形,个头一般较小,小的仅有二寸,大的一尺有余。从现发掘的墓葬中,仅北齐皇帝高洋墓中出土有两尊1.6米高的俑。这与当时的墓葬形制不大,而表现内容较多有关,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和其它因素制约有关。北朝陶俑的塑像种类较多,粗分有人物类、动物类和器物类。而人物类最繁杂,细分可达二十余种不同造像和形貌:

按盾武士俑——挺胸凸肚,昂然直立,左手按盾,右手持短兵。戴兜鍪,穿铠甲,肩披膊,腿裹裙。五官表情极度夸张,狮鼻阔口,横眉立目,面目狰狞,孔武有力,颇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

甲骑具装俑——戴兜鍪,穿铠甲,裹腿裙,坐骑披红色马铠—具装,鞍蹬全备。

侍卫骑俑——头扎巾,穿圆领窄袖衫,左披套衣,腰系带,下著裤,双手作握缰状。马体施红彩,辔勒鞍蹬齐备。

伎乐骑俑——头戴风帽,穿开领广袖衫,左手曲拳及肩,右手下垂,马体施红彩。

侍从骑俑——戴小冠,穿交领广袖衫,双手曲拳胸前,端庄肃穆。

负箭箠俑——头顶束发,额系护甲,穿宽袖衫,外罩两当铠,腰束带,着裤褶,右手微起作握物状,背负箭箠,形貌英俊。

持盾俑——头扎巾,穿翻领短袖衫,肩披巾,腰束带,着裤褶,右手握拳,左手持盾。

击鼓俑——戴风帽,穿圆领窄袖衫,左披套衣,着裤褶,腹前置扁圆鼓,双手曲拳作击鼓状。

文吏俑——戴小冠,红衫外罩两当,腰束带,下着裤。

侍卫俑——身穿圆领窄袖红衫,外罩翻领短褐,腰束带,着裤褶。

持鞭俑——头戴小冠,身穿圆领窄袖衫,腰束带,着裤褶,左手持鞭搭于左肩上。

风帽俑——戴风帽,穿领口系结套衣,两袖空垂,双手隐拱于胸前,衣衫着红彩。

侍从俑——戴小冠,穿交领左衽外衣,腰束带,着裤褶,双手拱置胸前,作肃立恭候状。

跽坐俑——戴小冠,穿交领宽袖衫,下系裙,作跽坐执事状,或双手曲拳,作全神贯注听候吩咐状。

伎乐俑——戴风帽,着大口裤褶,双手前举,状若击钹。

胡俑——头戴小瓜帽,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深目高鼻,貌若西域人。

女官俑——戴黑色笼冠,穿交领广袖红衫,腰系长裙,左手微微作牵裙状。

女侍俑——头梳高髻或双髻,穿交领右衽宽袖红衫,下系长裙。

舞女俑——头挽高髻,穿袖口饰斜线纹的右衽衫,系曳地长裙,右臂曲举,左腿抬起作舞状。

奴仆俑——或作蹲地捧箕箕扬物状,或作蹲地淘米状,俯首专注操作,生活气息浓郁。

舂米俑——左腿抬起,脚踩踏板,左手右臂随左腿依势起伏,舂米状栩栩如生。

除上述人物俑外,动物俑种类也较多,它们造形生动形象,刻画细致入微,个个堪称雕塑艺术珍品。

骆驼——背负帐具及垂囊,旁挂酒瓶、大雁,驼后

腿站立，前左腿跪地，前右腿蹬地，首微昂，作旅途中歇息状。前人云：“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此乃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陶塑匠师塑造的良驼形象。

马——曲颈张嘴，整装待发，饰辔铃、璎珞、鞍桥、障泥，辔铃贴金，装饰华丽，身姿矫健，颇具“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神态。

牛——背饰彩披，通身赭红。长角后竖，昂首瞪目，体态健壮，似为公牛。魏视牛为神物，皇帝即位，告祭天地，用牛。

镇墓兽——皆昂首蹲踞，夸张地背竖三撮鬃毛，尾上卷，亦作人面，亦作狮面，容貌亦狞亦诙谐，颇具意趣。

再有就是器物类的俑具，它们较之人物俑、动物俑数量和种类要少得多，它们表现现实，有粮仓、磨、灶、井，甚至厕所，极尽生活之原形原貌与艺术再造之维妙维肖，在众多陪葬品中凭添了一种安居乐业的宁静之境。

（三）表现内涵

陶俑做为陪葬品，不只是作为墓主人生活的原版图型模制，更主要的是它作为时代的一种产物、一种艺术或一种再造，蕴含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其表现的内涵也就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陶俑表象的东西。我们以1978年发掘出土的东魏茹茹公主墓陶俑为例，可作以下剖析：

1. 茹茹公主墓出土陶俑数量之多，陪葬品之奢侈，其实表现的是一种政治。

茹茹是北朝时北方的一个部落民族，北朝初，活动于西起焉耆，东至朝鲜，北渡沙漠，南临大碛的广阔地带。北魏末年，该族成为北方的一个强盛民族。东、西魏并立后，东魏为了集中兵力对付西魏，采取“招怀荒远”的睦邻政策，于兴和三年（公元541年）送安乐公主嫁于茹茹主之子为妻，兴和四年（公元542年）茹茹主送其孙女邻和公主于东魏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湛为妻。当时，邻和公主年方5岁，高湛也仅8岁。遗憾的是，邻和公主在13岁时不幸夭折，结束了这个政治婚姻的使命。但东魏还需要与茹茹族维系这种姻亲友谊，于是“天子下诏：……送终之礼，宜优常数。”（《茹茹公主墓志铭》）发掘此墓时，出土陶俑千余件，还有金银器以及珍珠、玛瑙数百颗。陪葬品数目如此之多，物品如此

之奢侈，这在北朝墓葬中是不多见的，它显示的不仅仅是贵族生活的豪华、公主身份的尊贵，更主要的是对茹茹族的敬重，是一种隐形在陪葬品中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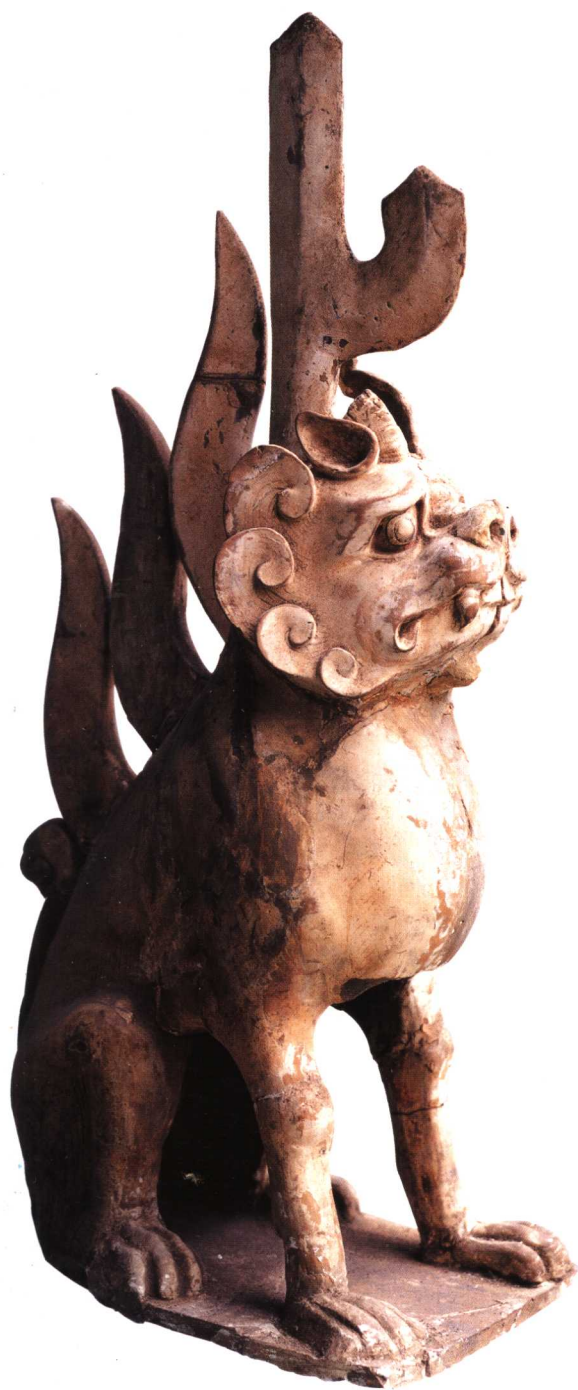
2. 出土陶俑中以兵马俑最为显要，这其实是那个时代穷兵黩武，战事连绵，居无定所的社会写实。

茹茹公主墓出土陶俑中兵马俑的数量将及一半，从整个俑阵的布局陈列上，使人一看就感觉到疆场征战的那种味道，然而，这就是一个年仅13岁天真烂漫的贵族公主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这些兵马俑告诉我们，在那个多国并存，互相侵吞、残杀的时代，一个贵族公主的生活都得不到安宁，可见国无宁日，民无宁时，可见，当时陶塑匠人们在制作这些俑时完全是下意识的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描塑。但是，在同一组陶俑中也反映了陶俑匠们对平静安宁生活的向往。从生活俑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温馨的镜头，如奴仆俑的平和安详，舂米俑的从容自如，猪奶崽俑的甜蜜幸福，以及粮仓、灶、井、厕所等器物俑静态的舒美。这和兵马俑表现的内涵恰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3. 人物俑中人种混杂，这其实反映了统治者民族大融合的意愿。

出土的人物俑中可分出三个人种，一是汉族人种，一是鲜卑人种，还有就是西域人种。汉人五官端正，面相平和，鲜卑人和西域人则深目高鼻，面相凶悍。从这人种混杂的人物俑组合中，蹦跳出来的是民族大融合的信息。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的拓跋氏，北魏的帝位传到第四代便是著名的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为了北魏和鲜卑族的发展，大胆改革，把都城从偏僻的山西平城（今大同）迁到中原洛阳，还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1. 改拓跋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和汉人通婚。孝文帝首先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并娶汉族大姓女子为妃，以示提倡。2. 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话。这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东魏孝静皇帝元善见也是拓跋氏的后裔，所以，胡、汉相亲，民族融合乃是东魏的社会主题之一。

北朝皇陵出土的陶俑，可谓是一部内容庞杂、文化内涵丰厚、有历史可鉴、有艺术可赏的教科书。它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北朝的陶塑，而是被历史沉淀过了的、闪烁出璀璨光华的艺术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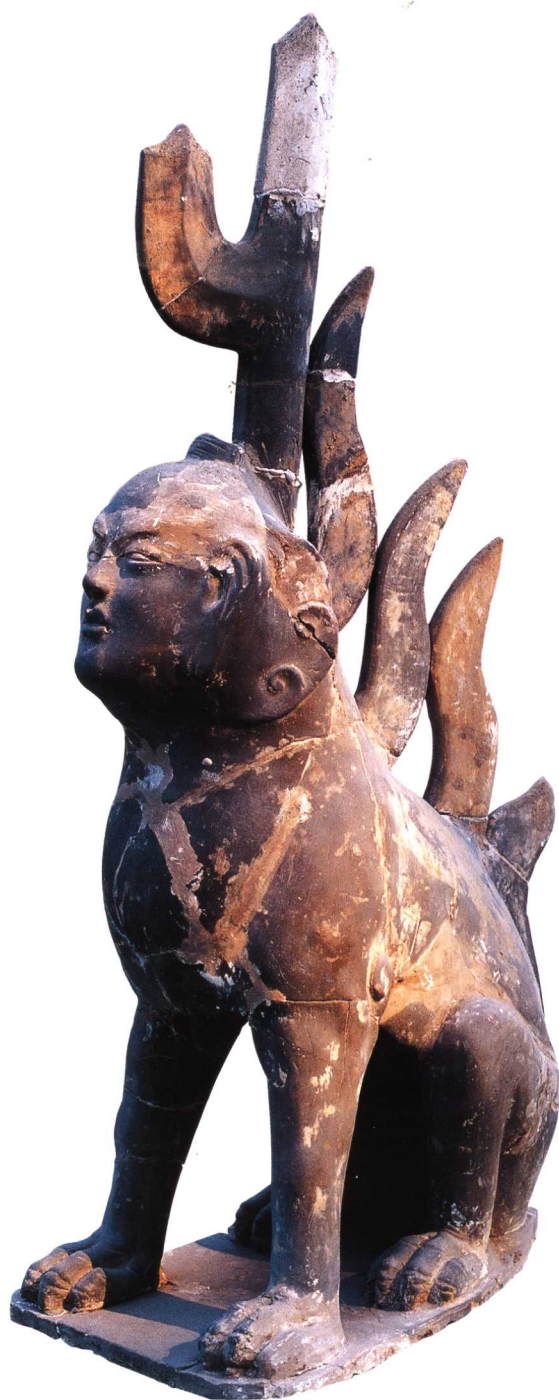


狮面镇墓兽 (1式)

质地灰陶，高50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该俑作昂首蹲坐状，头顶冲天戟，背竖三撮鬃毛，尾高翘。狮首塑形笔触老到，凹凸有致，目深藏而露悍光，鼻朝天，齿交错，凛气逼人。眼嘴胸腹尾部残存红彩，头背残存蓝彩，塑形与着色相配合，显现了俑的森怖与冷厉。

(赵学锋 撰文)



人面镇墓兽 (1式)

质地灰陶，高54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该俑和狮面镇墓兽同出一穴，除面首相异外，造形基本相同。人面而兽身的组合，充分表现了陶塑艺人在艺术上的大胆想象和大胆追求。狮面兽与人面兽为伍，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反映了北齐时的墓葬风俗以及宗教信仰。另外，此俑对成语“人面兽心”似乎亦是一种诠释。

(赵学锋 撰文)

人面镇墓兽 (Ⅱ式)

质地灰陶，高31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东陈村尧赵氏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该俑为人面兽身组合，造型奇特，想象丰富。俑面部肥阔，眉粗重而上翘，眼圆凸有神光，鼻墩挺，唇噉噉，耳悬垂。五官诙谐生动，形神俱佳。兽体做蹲坐状，头顶冲天戟，背竖三撮鬃毛，尾倒卷，背上划有卷毛纹饰，腿肌劲健，通体透一股镇妖辟邪之气。

(赵学锋 撰文)



狮面镇墓兽 (Ⅳ式)



人面镇墓兽 (Ⅰ式)



人面镇墓兽 (Ⅱ式)



人面镇墓兽 (Ⅲ式)

质地灰陶，高33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家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狮面镇墓兽 (Ⅱ式)

质地灰陶，高35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家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狮面镇墓兽 (Ⅲ式)

质地灰陶，高38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东陈村尧氏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人面镇墓兽 (Ⅱ式)

质地灰陶，高46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东陈村尧俊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狮面镇墓兽 (Ⅳ式)

质地灰陶，高40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东陈村尧俊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按盾武士俑

质地灰陶，高43—57厘米，东魏、北齐墓均有出土。俑头戴兜鍪，中脊起棱，前有冲角，两侧有耳护。身披明光铠，胸背都有两片椭圆形的护甲，腰间束带，肩有披膊，腿裹甲，右手握拳作持物状，左手按狮面长盾，盾面有单狮面纹，双狮面纹，有的在狮面上下塑有四个武术表演人物，颇鲜活。俑五官均为鲜卑人特征，鼻高耸而目深陷，嘴或侈张而阔咧，或嘟囔而成噘，五官组合夸张而生动，体态浑实而彪悍，武士之风溢于言表。

(赵学锋 撰文)

按盾武士俑 (I式)

高49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孟庄村元良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按盾武士俑 (II式)

高47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按盾武士俑 (III式)

高43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侍从俑

质地灰陶，高25.6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头戴小冠，身穿开领交衽外衣，腰束带，下着袴，右手握拳胸腹间，左手下垂，神态谦恭，一副俯首听命状。

(赵学锋 撰文)

按盾武士俑 (I式)

高57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按盾武士俑 (II式)

高55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负箭箠俑

质地灰陶，高24—28.5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头顶束发，额系护甲，穿宽袖衫，外罩两当铠，着裤褶，右手微起作握物状，背负箭箠，俑形貌英俊，神态沉稳，颇有王师御卫之禀质。

(赵学锋 撰文)

甲冑箭囊俑

质地灰陶，高27.4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头戴盔，身披长方形甲片的两当甲，腰束带，腰后挂箭囊。

(赵学锋 撰文)



套衣俑

质地灰陶，高26厘米，时代为北齐，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文昭王高润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头戴小冠，身披合口套衣，两袖空重，双手拱于胸前作持物状。面目雍容和善，有宦臣之风。

(赵学锋 撰文)



风帽俑 (1式)

质地灰陶，高24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戴风帽，穿圆口系结套衣，两袖空垂，双手隐拱于胸前，衣衫着红彩。俑高鼻深目，为统治民族鲜卑人特征。俑的塑形线条柔和，五官处理上鼻高而不恶，目深而不冷，充分表现了塑形家对统治者的趋美意识。

(赵学锋 撰文)





女侍俑 (I式)



女侍俑 (II式)



女侍俑 (III式)

女侍俑

质地灰陶，高20—24.3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头梳高髻或双髻，穿交领右衽宽袖红衫，下系裙，双手叠持胸前作握物状，神态温顺，作察言观色听命状。

(赵学锋 撰文)

笼冠女官俑

质地灰陶，高26厘米。时代为东魏，河北省磁县大冢营村茹茹公主墓出土，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

俑戴黑色笼冠，穿交领广袖红衫，腰系长裙，左手微微作牵裙状。面目祥和，神态文静，表现了宫廷女吏的沉稳蕴秀。

(赵学锋 撰文)

